



白忠德

“熊站，小家伙不吃草咋办？”巡护员何福焦急地问熊站长，“从昨晚抱回来，我打着手电筒，掐了些嫩草，递到它嘴边，它都不张开，就那么傻呆呆地站着。今早麻麻亮，我又掐了些嫩树叶，它还是闭着嘴，这样下去恐怕……”何福低下头，挽起被露水打湿的裤脚。

“你这小子，心是好的，晓得‘四不像’是吃素的，可这月把大的没断奶，牙都没长，能吃草吗？”熊站长是以临时工身份当这个保护站站长的，干了三十年了，当年带出的徒弟都做了管理局领导，可他还在这里。他适应了这份寂寞枯燥的活儿，要是几天不钻山浑身觉得不舒服，似乎有虫子在里边抓挠。

“嘿嘿嘿，那你老人家给个招吧！”何福是西安城里大学生，高个子瘦削脸，三年前通过事业单位招聘考到管理局。新人都是先到基层保护站历练，大一那年他偶然从报刊看到老熊的事迹，佩服得不得了，决心毕业后来秦岭，跟着老熊搞大熊猫保护。当时来了五个人，其他四个选择了临近县城、交通便利的保护站，就他来了这个最偏远的站。

“咱们得弄奶粉来喂。”老熊淡定地说，“可问题来了，到哪儿弄呢？最近村里没人生娃娃，这儿的老人又没喝奶粉的习惯。要是出山买，来去得两天，没准小家伙撑不到

那时……”老熊的脸上罩着一层乌云，小眼睛不停眨巴着。

昨天拂晓，老熊与何福早早起床，匆匆吃过饭，带着干粮进山巡查。一团浓雾在山腰盘旋，树枝上挂着透明的水珠，莹莹地滴嗒。山谷静悄悄的，偶尔传来一只野鸡的高声鸣叫。他们沿着崎岖的小路，穿过阴暗、潮湿的巴山木竹林，走进一片高大的桦树林，坐下来歇气时，突然听到前方传来一阵嘈杂声，夹着类似“哞哞”的牛叫声。他俩慢慢靠近，很快就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鬣羚母子被三只黄喉貂盯上，它们从树上扑向小鬣羚，小鬣羚开始挣扎，鬣羚妈妈飞快冲上前，用尖角顶飞了一只。另一只与小鬣羚妈妈巧妙周旋。还有一只趁机扑倒小鬣羚，张开嘴，露出锋利的牙齿，狠狠地咬向小家伙的脖子。

何福操起一根棍子，连吼带叫地冲过去，刚抡起棍子，两只黄喉貂见势不妙溜了。鬣羚妈妈也被吓跑了，只剩下小家伙呆愣愣地趴在地上。

“何福，你咋这么莽撞的！一个肉食，一个草食，黄喉貂吃小鬣羚再正常不过，也算命里安排的……”老熊唠叨了何福几句。

“我能眼睁睁看着一个生命消失而不出

手？”何福素常很听老熊的话，这时却有些不服气，“上大学时见到贼娃子偷老人钱包，气愤得不行，直接把那小子揍了一顿。结果那臭不要脸的跑来学校打小报告，害得我被教导员批了一顿，说我见义勇为过了头……”

“你小子是好人，那个事儿干得好。可自然界不一样，我们最好不要干预它们的行为……”

“那要是把小鬣羚换成熊猫娃娃，你管不管？”

“那当然要管？”

“为啥？”

“熊猫是一类保护动物，数量太少，是国宝。鬣羚与黄喉貂都是二类……”

“说来话去，你都做不到生命面前平等……”何福嘟嘟囔囔着。

“刚才看清楚鬣羚妈妈了吧，它的长相奇特，角像鹿，蹄像牛，头像羊，尾像驴，俗称‘四不像’。现在我们躲起来，等着仔娃妈来领……”老熊没再接话，自顾自介绍起鬣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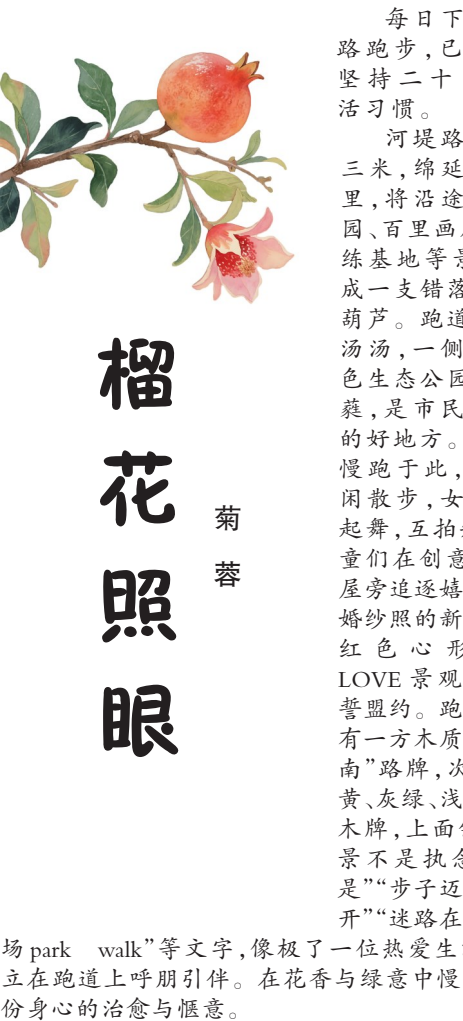
他俩蹲在不远处一块大石头后面，紧紧盯着小鬣羚。小家伙呈暗棕褐色，趴在地上不动弹。多半天过去了，太阳从中天落到了山背后，只把橘红色的余晖涂抹在对面山头。带的馒头和咸菜早都消灭光了，肚子开始不争气地咕咕叫。

又等了一个多小时，天完全黑了，鬣羚妈妈还是没来。远处传来隐隐的雷声，闪电如白色长蛇般划过，刺得人睁不开眼睛。雷阵雨马上降临，待在山上非常危险。鬣羚妈妈带走仔仔的希望已是渺茫，他们只好把小家伙带回保护站，帮它度过这段脆弱的生命历程……

老熊到村里寻奶粉无果，急得没法，饭都咽不下去。这时村民老王闻讯赶来，手里牵着一只刚生过仔的母羊，大不咧咧地说，母羊奶水旺得很，小羊崽用不完，干脆让这小家伙也吃吧，没准以后长成“羊儿子”。

母羊看到小鬣羚往肚子底下钻，不停地躲闪，拿蹄子踢，用角抵。两个人上前把母羊固定住，把小家伙抱到羊胯下，扳开嘴巴，将奶头塞进去。它也是饿了，嘴巴蠕动着啜吸起来，欢实地摇着尾巴。尝到了甜头，一旦觉得饿了，就跑到羊妈妈胯下叨奶头。渐渐地，羊妈妈不再拒绝，还幸福地咩咩叫，伸出软绵绵的舌头，一下一下舔着小家伙的皮毛。

小鬣羚噙着“羊妈妈”奶头，慢慢长大了。



每日下午去河堤路跑步，已经成为我坚持二十多年的生活习惯。

河堤路跑道宽约三米，绵延三十多公里，将沿途的运动公园、百里画廊、足球训练基地等景点，串联成一支错落排布的糖葫芦。跑道一侧河水汤汤，一侧打造的绿色生态公园内草木葳蕤，是市民休闲游玩的好地方。每天下午慢跑于此，老人在悠闲散步，女人们结伴起舞，互拍短视频，孩童们在创意童话小木屋旁追逐嬉闹，还有拍婚纱照的新人，依偎在红色心形雕塑与LOVE景观前定下海誓盟约。跑至中间段，有一方木质的“人生指南”路牌，次第钉着米黄、灰绿、浅蓝、深蓝的木牌，上面镌刻着“赏景不是执念，锻炼才是”“步子迈开，烦恼甩开”“迷路在这里，来一场park walk”等文字，像极了位热爱生活的青年，立在跑道上呼朋引伴。在花香与绿意中慢跑，多了一份身心的治愈与惬意。

大约是入夏以后的一个下午，我如常跑到第二个弯道，忽然被一抹红拽住了脚步。绿化带一隅的几株石榴树，开出鲜亮惹眼的石榴花，玲珑娇媚，肆意翠绿的花叶间欢快跳跃，像燃烧的火焰，泼辣且坦荡，格外引人注目。

我索性停下来，静立在石榴树下，像农人守望青苗般虔诚。树形不算高大，枝叶还没完全舒展，叶子小而厚，背面有细密的绒毛，但绿得像釉过的瓷器，阳光照进来，能看到脉络里流动的光。盛开的花朵呈圆筒状，形状既似铃铛又似喇叭，含苞待放如孩童鼓囊的腮帮，欲说还休，像是在为热闹的夏季鼓与呼。一朵、两朵、一簇簇赤红、赤橙、赤焰的花色，仿佛轻声在说：你总算看到了我。

欣赏着这些石榴花，我不由得想起古今文人的赞美。韩愈的“五月榴花照眼明”，纯粹而耀眼，像千年何尊里生生不息的星火。王安石的“浓绿万枝红一点”，让万千绿意有了向上的生命力。苏东坡的“半吐红巾蹙”，像烽火岁月里策马成边、逐戎拓疆的将士铠甲上凝结的血色荣光。李商隐的“榴花婀娜榴实繁”，写尽花果之态。凝望久了，我的视线仿佛穿过花瓣的脉络，直达两千年前张骞凿空西域时，带着石榴种子伴着驼铃声，历经大漠烈日和风沙磨砺，落根华夏这片辽阔的土地，蓬勃自在地开花繁衍。嫣红热烈的石榴花，开在乡间农家的房前屋后，承载着日子红红火火。如今开在公园内，夏日色彩便胜却无数。

此后，我将跑步的终点改在这几株石榴树下。每次大汗淋漓地跑完既定里程来到这里，眼前是充满生机的石榴树，耳边是此起彼伏的蝉鸣，万物可爱，身心解压放空，十分惬意。最为曼妙的是连绵细雨中，细雨浸润，树叶更加鲜嫩翠绿，闪烁着水润的光彩，深红的花瓣上挂着雨珠，像哭泣的倔强孩童。我拿出手机，拍出不同视角的石榴花，裙子和头发被雨水打湿，这又有什么关系？我喜欢被这充满美与热烈围住的感觉。

我猛然顿悟，每个日暮黄昏时刻，不是我来观它，而是它在默默地陪我抵抗俗世的喧嚣纷扰，温柔从容接住我日常的疲惫、浮躁、焦虑与彷徨。它不说话，也不是等我的赞美，而是用自己的时序轮回告诉我：你看，生活最好的姿态，从来不是笑要讨喜、哭要躲人、疲于应付，而是张弛有度、坦然自在、向阳而生。



商洛山

(总第2923期)

刊头摄影 李明丽

岁月(组诗)

张清武

岁月

风起了
母亲轻声说，冷
我站成她的影子，挡在她身前
想替母亲把风中的寒，一口口咽下

柳枝垂落，低低地晃
像母亲渐渐弯下的腰
飘零里带着旧日的凄怆
我听见母亲微微发颤的臂弯
听见风在耳旁絮语，像在替母亲说出
那些未曾出口的往事。

父亲的自行车

多年以后
我长成父亲年轻时的模样
想去观赏他未曾抵达的风景

路过旧时的家门
踱进荒芜的院子
寻觅父亲的影踪

和那辆驮过我童年的自行车

墙角的草深深浅浅
自行车静静地卧在那里
像一句锈蚀的承诺
再也转不动当年的月光

时光的底片

翻开蒙尘的相册
欲打捞沉在纸页里的光阴
那些面容浮起时，
带着时光的波纹，清晰又模糊

昨天在超市的货架间
突然遇见当年的她
相片里的少女与眼前的妇人
隔着三十年的微光

我慌忙揽镜自照
镜中人
早已不是，当年的青涩少年
原来我们都活成了
彼此褪色的底片

登太白山，怀横渠先祖

白 杨

七月的云把我托上秦岭的屋脊

风在界碑边轻轻一辮
一半牵着长江的潮声，一半挽着黄河
的浊浪

指尖触到冷岩的刹那
忽然接住了您散在天地间的气
你说太虚从来不是空无的谜底
每粒尘埃里都住着完整的宇宙
此刻我站在南北分界的山脊上
伸手就摸到了《正蒙》里流动的肌理

山风裹着横渠古柏的清芬漫过来
像您当年讲学的案头，递来半盏温茶
您说百姓是同脉的亲人，草木是并肩
的知己
此刻满山冷杉都举着深绿的手掌
隔着千年山雾，和我轻轻一握

我把：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这四句刻进山风的纹路里：
让它顺着秦岭的每道褶皱走
走过八百里秦川的田埂与瓦舍
走过关学传了九百多年的路
走向世界

今天我站在这里，就是从您掌心
稳稳接过神，亮了千年的灯

二〇〇一年，我考取江苏一所大学，父亲是老师，要忙于学校开学事宜，让叔叔陪我去南京报到。

报到时间是九月五日，我和叔叔九月一日就从家里出发。天刚蒙蒙亮，我们扛着行李翻山来到大路上，坐上去县城的班车，在天黑之前赶到西安，暂住在西安工作的堂叔家里。

堂叔第二天一大早带着我去火车站买票。火车站里挤人，排队的、插队的、吵架的……到处都是乱哄哄的。好不容易轮到我們，被告知五号以前的特快、普快，包括站票在内的所有车票都已售罄。只有九月三日加开的一趟车有站票，但要二十九个小时，比特快的时间长了一倍还多。

三号上午九点多，我和叔叔在几番推搡和拥挤之后，终于登上火车。这列火车的老旧和脏乱超出想象，难闻的烟味、汗味充斥车厢，许多座位包裹的材料已经看不出质地和颜色。水房的锅炉是一个大罐子做成的炉子，需要不断地添加煤炭。

我们起先蹲在靠近车门的过道上，晚上我实在瞌睡得不行，就躺在满是污垢的地板上，顾不得其他人从身上跨过去跨过去，直接睡死过去。叔叔身上带着学费，一直担心那笔几千元的“巨款”被偷走，一路上时睡时醒。到达南京时已是九月四日下午两点多，我们困顿不堪，两条腿肿胀难受，感觉走路都成了问题。我心里后悔自己填志愿时一心想到江南，跑这么远上学，以后这四年来来去去，路上可咋办呀？

好在放寒假的时候，学校统一组织买票，我买到一趟特快车的坐票，只要十四个小时就到西安了。但每年的寒暑假开学，都要经历和第一次报到相同的过程，基本上都是站票，或蹲、或站、或靠行，从西安一路挨到南京，让人痛苦不堪。

几年间，火车提速，但这列火车还是需要十二个小时。在网上看到外国建高速铁路，我就时常在宿舍唠叨，期盼有朝一日从西安到南京四五个小时就可以到达。舍友都说我是痴心妄想，吹牛吹大了，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只要我回南京，他们轮流请我吃大餐。我让他们等着，提前把钱准备好，在南京最大的饭店请我，小心把腰包掏空。

后来，我回商洛工作。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我竟再没到过江苏，但我仍然时常关注陕西到江苏的交通情况。

今年七月，西十高铁开通，我查看了一下，虽然没有从商洛到南京的直达车，但是从商洛西出发，在武汉市汉口站转车到南京南站，全程六小时二十九分，已经大大超出我的预期，加之女儿初三毕业，我决定带她去南京玩玩。

踏上高铁，车厢宽敞整洁，冷气适宜，座椅宽敞柔软，和当年挤满人群、煤烟弥漫的绿皮火车判若两样。

列车穿过崇山峻岭，连绵的隧道群接连不断，曾经阻隔商洛千百年的秦岭天堑，如今只需片刻便能穿行而过。驶出群山后，视野豁然开朗，列车平稳驰骋在辽阔原野之上，一望无际的田野层层铺展，稻田泛着绿意，村落、河道、公路依次掠过，大地开阔舒展，风轻云淡。

我把二十多年前翻山赶路、二十九个小时站票赴宁的往事讲给女儿听。她听得满脸惊奇，想象不出我从前去南京要遭那么多罪。

短短六个多小时，我们便跨越秦楚直抵江南，一路平稳舒适，没有拥挤奔波，没有满身疲惫。二十余年行路变迁，藏着时代飞速向前的脚步，多年深埋心底的期盼，终于在这一刻成真。

到了南京之后，几个老同学早早等在车站，宿舍里的老大哥一见到我就说，这几天我们轮流请你吃大餐。大家一阵哈哈大笑。



处暑帖

田 冲

夏天在刀口上走完
刻痕深处
所有光都安静下来
风是薄薄的刀
削掉多余的光
在蒲扇摇动的间隙
钉住一枚旋转的叶
蝉鸣拧紧闷热的绳结
农田里，井水镇着圆润的凉意
竹榻上梦轻晃
等着谁垂钓的弯月
而谁在处暑的刻痕里
展翅？把整个暑热撕开
让老鹰的羽翼轻薄了云层
把天空的余烬缓缓铺展
这滞重的时候
风突然推门
墨色在指间结穗
所有的成熟都俯首向静寂

